

· 综述 ·

抑郁症知晓率问卷编制的研究进展

秦妍舒 闫芳 翟倩 王刚

100088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 国家精神心理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精神疾病
诊断与治疗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100069 北京, 首都医科大学人脑保护高精尖创新中心

通信作者: 闫芳, Email: yanfang2019@ccmu.edu.cn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5.08.008

【摘要】 抑郁症是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 患病率逐年递增, 不仅严重影响患者的社会功能, 而且给家庭和社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但人们对抑郁症普遍认识不足, 知晓率水平整体偏低。目前, 针对抑郁症知晓率的调查问卷较多, 但缺乏完善的更有针对性的人群知晓率水平调查工具。故本文对抑郁症知晓率及相关调查问卷的现状进行综述, 旨在为开发抑郁症知晓率评估工具与提升人群抑郁症知晓率水平提供参考。

【关键词】 抑郁症; 知晓率; 问卷; 综述

基金项目: 北京市高层次公共卫生技术人才建设项目(学科带头人-01-30); 西城区科技专项项目(XCSTS-SD2024-03);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项目“抑郁症防治方案制订”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Qin Yanshu, Yan Fang, Zhai Qian, Wang Gang

Beijing Anding Hospital,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 National Clinical Research Center for Mental Disorder & Beijing Key Laboratory for Mental Disorders, Beijing 100088, China; Advanced Innovation Center for Human Brain Protection, Capital Medic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69,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Yan Fang, Email: yanfang2019@ccmu.edu.cn

【Abstract】 Depressive disorder is one of the common psychosomatic disorders and its prevalence is increasing every year. It not only seriously affect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patients, but also imposes a heavy burden on families and society. However, people generally have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depressive disorder, and the level of awareness is low overall. Currently, there are many questionnaires for depressive disorder awareness, but there is a lack of well-developed and targeted instruments for population awareness.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current status of depressive disorder awareness and related questionnaire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 awareness assessment tools and the enhance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 awareness in the population.

【Key words】 Depressive disorder; Awareness; Questionnaires; Review

Fund programs: High-level Public Health Technology Talent Construction Project of Beijing City (Academic Leader-01-30); Xicheng District Spec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 (XCSTS-SD2024-03); "Development of Depressive Disorder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gram" commissioned by the National Health Commiss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定义为“身体、精神和社会完全健康的状态, 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1]。精神健康是健康的固有组成部分。抑郁症是最常见的精神心理疾病之一^[2], 以抑郁心境和快感缺失为核心症状, 同时可伴有认知、行为或植物神经系统症状, 显著影响个体的心理社会功能。抑郁症是全球公共卫生的一大负担, 在主要致残原因中排名第3位^[3], 在精神障碍造成的伤残调整寿命年损失

中占比最高^[2]。中国精神卫生调查(China Mental Health Survey, CHMS)显示, 我国抑郁症的患病率高达2.1%, 有超过9500万的人群饱受抑郁症的困扰^[4]。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指出, 到2022年, 公众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的知晓率计划达到80%, 同时鼓励社会心理服务体系试点地区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5]。抑郁症致残率高, 患病率高, 然而包括非精神科医

疗行业从业人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对抑郁症知晓情况并不乐观。另外,目前尚无专门针对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率的调查问卷,多采用自编问卷或直接使用《精神卫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中“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的内容^[6-9]。目前现有问卷可能无法进行更有效的评估。故本文从抑郁症知晓率现状、相关调查使用的问卷进行阐述,旨在为开发更加完善的抑郁症知晓率评估工具和提升人群抑郁症知晓率水平提供参考。

一、我国抑郁症知晓率现状

现有的抑郁症知晓率调查包括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如社区医生^[7, 10]、综合医院医务人员^[11-12]等,均显示公众对抑郁症症状、诊断和治疗等相关知识普遍认知不足。

1. 非精神专业的医务工作相关人员对于抑郁症的知晓率较低:国外研究发现,在非洲^[13]、印度^[14]等地,初级卫生保健医师对抑郁症的认知水平较低;国内情况同样不容乐观。针对医学生进行的调查表明,其对抑郁症知识总体知晓率为 64.14%;且根据抑郁自评量表(Self-Rating Depression Scale, SDS)得分进行分组发现,非抑郁组的认知情况显著优于抑郁组^[15]。邵静等^[16]对 447 名护士进行的调查表明,抑郁症相关知识的平均知晓率仅为 43.02%。姜杨等^[12]对综合医院护士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其对抑郁症知识知晓率较低,如抑郁症识别、诊治知识正确率仅为 39.0%。也有研究发现,尽管部分医务人员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的知晓率已达到规定标准,但在疾病归因和识别能力方面仍然较为欠缺。对北京市社区医务人员进行调查发现,尽管非精神科医务人员的精神卫生知识平均知晓率为 87.6%,但对抑郁症病例识别处理正确率仅为 55.3%^[10]。吴海苏等^[17]的调查发现,55% 的社区医生认为在治疗抑郁症之前应优先治疗躯体疾病。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医务人员对抑郁症存在认知不足,相关知识知晓率仍需提高,以改善对抑郁症患者的早期识别与正确干预。

2. 精神障碍患者和照护者对于抑郁症普遍认知不足:对抑郁症患者进行的调查显示,即使是住院患者,满分 33 分的自编抑郁症相关知识问卷得分为 18.62 分^[18]。老年抑郁症患者使用自制的抑郁症疾病知晓度问卷整体得分也较低,问卷总分为 80 分,均分为 46.716 分^[19]。同样,南宁市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的心理健康知识总知晓率较低(48.42%),且对抑郁症识别能力较差^[20]。此外,精神科照料者对疾病干预措施的认同度较高,但对精神疾病正确识别

率较低,抑郁症正确识别率仅为 43.6%^[21]。无论是抑郁症患者还是照料者,均缺乏疾病识别能力。对于患者自身及照料者,早期识别抑郁症都至关重要;而认知不足可能影响治疗和预后,不利于控制病情。

3. 公众抑郁症知晓率整体偏低,且不同地区存在差异:其他非医学专业人群对于抑郁症的知晓率整体偏低,且知晓率水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群中具有差异。一项社区调查显示,仅有 50% 的社区居民具备一定的心理健康知识^[22],非医学专业的大学生抑郁症知识水平也未达到国家 85% 的要求^[23]。上海、北京和长沙三地开展的调查显示,城市居民在抑郁症的病因和治疗手段方面同样存在认知不足,如超过半数的调查对象对于抑郁症的求助首选心理咨询^[24]。对城乡居民开展调查发现,乡镇居民的抑郁症知晓率(29.5%) 低于城市居民(37.8%)^[8]。孙霞等^[25]、胡号应等^[26]分别对北方两地城乡居民和广州市城乡居民进行调查,均得到类似结果。不同的是,广州市城市居民的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为 64.1%,农村居民为 60.2%,均达到了《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 年)》中的要求。陈均恒^[6]对吉林省三所高校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其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总体正确率达 79.975%,但男性知晓率略低于女性。北京市 55 岁以上人群^[27]和上海市 60 岁以上人群^[28]的调查显示,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症状和防治知识平均知晓率分别达 68.8% 和 76.9%,均超过《中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02—2010 年)》中要求的 2010 年达到 50% 的工作目标。同样,天津市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的知晓率也达到了 76.4%^[29]。以公务员为调查对象的研究发现,其抑郁知识知晓水平较一般人群高,可能与整体文化程度较高有关^[30]。经济更发达地区或文化程度更高的居民的抑郁症知晓率较高,抑郁症相关普及教育工作应更加关注农村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或文化程度较低居民。但如前所述,不同调查研究所使用问卷缺乏统一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同调查群体间抑郁症知晓率存在差异。

二、抑郁症知晓率相关研究问卷

1. 问卷形式:抑郁症知晓率相关调查使用的问卷通常由一般资料与抑郁症相关知识两部分组成,一般资料主要涵盖年龄、性别、学历、婚姻状况、健康状况等基本信息以及针对不同参与人群特点的相关问题,例如对非精神科医务人员的调查可能包括工作年限、所在科室、职称、职务等信息^[11-12]。用于抑郁症相关知识调查的问卷来源各异,包括自编

问卷、现有精神疾病知识问卷的改编等。(1) 基于不同理论基础的自编问卷。国外研究多采用自编问卷,但所参考理论基础不同。对拉丁美洲^[31]和埃塞俄比亚^[22]的初级保健医师进行调查时,研究者采用了临床案例用于评估抑郁症相关知识。Mulango 等^[13]根据其他研究使用的问题设计了问卷对知识和实践方面开展调查,Ayano 等^[32]则根据先前的研究设计了抑郁症相关知识和对于疾病的态度等方面问题用于了解公众对于抑郁症的了解程度,而Turki 等^[33]则根据文献及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系统评估工具(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ssessment Instrument for Mental health Systems, WHO-AIMS)自行设计了问卷。国内部分研究也是通过自编问卷开展调查,如基于临床案例设计问卷,张晓^[34]基于典型症状案例设置了案例识别调查表;程嘉等^[10]直接使用自编案例调查表并根据专家函询意见对调查表进行修改,从而对常见精神疾病的识别和处理能力进行调查;杨子蕙^[35]、原子莉等^[15]、龚晴和张昊^[36]依据相关参考文献,何娟^[19]、吕菲等^[11]基于半结构化访谈、相关文献、专家函询以及预实验,符勤怀等^[23]则根据相关文献和教科书,并通过咨询相关领域专家等不同方式自行编制了调查问卷。但上述问卷仅在各自研究中使用,尚未进行推广应用。此外,也有个别学者采用了自编问卷开展调查,但未阐明如何制订^[37]。问卷使用过程中如果提供其信效度指标,则其可信度更好。然而只有少数自编问卷进行了信效度检验,如张晓^[34]采用Cronbach's α 值作为问卷信度检测值,抑郁症求助行为识别问卷的Cronbach's α 系数为0.745,态度问卷为0.782,危险因素识别问卷为0.656。何娟^[19]所使用的自编问卷的总Cronbach's α 系数为0.747,总问卷的内容效度为0.984,问卷信效度良好。自编问卷编制参考内容不同,条目间存在差异,缺乏统一标准,甚至缺乏问卷信度和效度的评价,因此缺乏可比性,导致开展相关调查时无法进行调查间的评价。(2) 标准问卷及其改编。除自编问卷外,部分研究使用现有标准问卷或将其结合研究目的进行改编后使用,如孙霞等^[25]、杨清艳等^[38]、王砚华等^[29]采用“公众自杀态度问卷表”,胡号应等^[26]、程嘉等^[10]则使用了来源于《精神卫生宣传教育核心信息和知识要点》(卫办疾控发〔2007〕84号)(以下简称《要点》)中的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随后印发的《精神卫生工作指标调查评估方案》(以下简称《评估方案》),其中包括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

预防知识知晓率、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知晓率等。普通人群心理健康知识和精神疾病预防知识知晓率部分包括《要点》中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病例测验问卷和精神疾病态度问卷。陈均恒^[6]、季磊君等^[7]、严保平等^[8-9]使用上述3个问卷进行了调查,雷黎等^[20]、齐雪君等^[39]使用了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和病例测验问卷,胡号应等^[26]则使用了精神疾病态度问卷。卢艳等^[28]、徐妹等^[40]采用了《评估方案》中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知晓率部分所包含的调查问卷。除标准问卷外,也有不少研究选择将标准问卷进行改编后开展调查,如吴婉云等^[41]同时参考《要点》和《评估方案》2份文件设计了“精神卫生与心理保健知识问卷”,刘竞等^[27]则在《评估方案》中老年期常见精神疾病的症状和预防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的基础上结合北京市实际情况进行了修订;Tesfaye 等^[22]使用改编版精神卫生知识量表(Mental Health Knowledge Schedule, MAKS)进行评估,James 等^[42]则通过会议讨论对抑郁症态度问卷(Depression Attitude Questionnaire, DAQ)进行修改,提高了问卷清晰度,使其易于理解。王琰等^[24]以Pescosolido 等^[43]的研究中的案例为模板,根据DSM-IV诊断描述编写了调查问卷,新的问卷包括Pescosolido 等^[43]的问卷中原有问题和新增问题,并由专家对问卷内容进行信效度把关,然后在精神科医生和普通人群中各进行了20例预测,以确保问卷与研究主题的匹配性,同时通过系统验证了问卷的信效度和可靠性。姜杨等^[12]采用上海市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全市协作组专家设计的综合医院心理保健知识知晓率调查问卷,特别针对护士群体增加了对精神卫生知识培训需求的相关条目。曾成姚等^[30]使用的抑郁症知识知晓问卷则是根据中华护理学会精神卫生专业委员会制作问卷改编而成;陈淑宝等^[21]采用了精神卫生调查认知问卷中文版对精神科照料者展开调查,原问卷由Reavley及Jorm等编制,中文版信效度良好。此外,还有少数研究并未说明所采用的问卷类型。现有知晓率调查中使用的调查工具在形式、使用范围、界定标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对不同问卷调查结果进行比较时需谨慎解释。因此,为准确评估公众的抑郁症知晓率水平并进行比较,还需通过科学系统的开发过程,选择最为适宜的形式制订问卷。

2. 抑郁症知晓率相关调查问卷内容及使用情况: 不同研究中使用的抑郁症知晓情况的调查问卷

内容相似,主要包括知识、态度和行为3个方面。部分调查明确将这3个方面区分开进行调查,少数则将其其中某2个方面结合为一部分进行调查。(1)知识层面。几乎所有用于抑郁症知晓率调查的问卷都包含了对抑郁症相关知识的调查,内容主要涵盖抑郁症定义、病因、临床表现及疾病转归、治疗手段等方面。国外调查结果显示,人群对抑郁症病因和治疗手段存在较为明显的认知不足,如超过80%的调查对象将精神疾病归因于宗教和巫术^[22],而超过50%的调查对象在面对类似“卡马西平是一种抗抑郁药物”的问题时选择了“不知道”的答案^[13]。国内研究指出,非精神科医务人员、普通居民以及在校大学生对抑郁症病因、临床表现、治疗手段等方面的知识存在不足。姜杨等^[12]研究发现,护士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率偏低,如仅有17.8%的护士能正确回答抑郁症伴发睡眠障碍的问题。吕菲等^[11]研究指出,护士在应答抑郁症临床表现、病因等时得分较低。邵静等^[16]则通过调查表明,护士在满分27分的抑郁症知识调查中均分为11.99分,平均知晓率仅为43.02%。符勤怀等^[23]针对非医学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有15.52%的调查对象不了解抑郁症的症状表现。原子莉等^[15]对医学生开展调查发现,仅有不到15%的调查对象了解抑郁症常见治疗药物。城乡居民的调查显示,仅有67%的受访者听说过抑郁症,37%的受访者认为治疗抑郁症的药物对身体有害^[38]。严保平等^[8]和马蕴宜等^[37]的研究结果相似,即居民对抑郁症病因、临床表现、治疗手段缺乏了解,正确选择求助方法比例较低。值得注意的是,除精神疾病病因外,胡号应等^[26]、齐雪君等^[39]、严保平等^[9]均发现居民对精神卫生纪念日回答正确率较低。对于老年人而言,老年痴呆和抑郁症相关知识回答正确率低于心理健康知识,如“老年人抑郁症主要是身体的疾病引起”这一条目正确回答率仅为42.0%^[28]。(2)态度与信念层面。部分抑郁症知晓率问卷涵盖了抑郁症相关态度调查。国外问卷主要涉及抑郁症“污名化”现象以及对抑郁症患者的看法和态度等方面,具体问题如“抑郁症患者可以结婚,也可以生儿育女”“与抑郁症患者相处我感到舒适”“花时间照顾抑郁症患者是值得的”^[13]。研究表明,74.3%的受试者认为与抑郁症患者相处是辛苦、烦琐甚至是困难的,但65.5%认为花时间照顾抑郁症患者是值得的^[13]。相较于癌症,仅有约50%的受试者愿意为抑郁症患者提供足够的支持^[44]。对全科医生的调查发现,其对抑郁症患者表现出中等

程度的污名化态度^[42]。国内研究针对不同特点的人群设置了不同的调查条目,如对护理专业学生的调查涉及患者就诊方面的态度,结果显示,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患者及其家属对诊断或治疗存在抗拒心理,约40%的受访者认为抑郁症患者受到了公众歧视^[36]。季磊君等^[7]对家庭医生的调查发现,80%以上的社区医生认为抑郁症“没什么特别的”。对非医学大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70%以上的调查对象持接纳或愿意帮助抑郁症患者的态度^[23]。但在吉林3所高校开展的调查显示,对精神疾病的负性态度和中立态度占73.55%^[6]。针对城市居民的调查结果显示,8.1%的受访者认为抑郁症患者是精神异常^[29]。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村居民对抑郁症持负面态度的比例更高^[25]。在北京、上海、长沙三地开展的调查发现,尽管有超过60%的调查对象愿意与抑郁症患者一起工作、做邻居、做朋友,但愿意与之恋爱、结婚的较少^[24]。尽管部分调查包含了态度调查部分,但未列出态度条目具体内容,使得总结常见抑郁症态度相关条目受到了阻碍。(3)识别能力与求助行为层面。与知识和态度部分相比,涉及抑郁症识别能力与求助行为的问卷数量较少。在调查识别能力时,多数问卷以实际病例为基础,求助行为则关注受试者遇到情绪困扰或抑郁时的解决方式,对医务人员的调查可能询问其面对抑郁症患者时的具体做法。国外研究表明,约50%的受试者倾向于首先向医生或护士寻求帮助^[22],而大部分非精神科医务人员称其应对抑郁症患者时情况较差^[13, 45]。国内研究发现,仅有54.5%的综合医院医师能够根据案例调查表准确识别抑郁症^[46],且社区医务人员对常见精神疾病的识别能力也需进一步提高^[7, 10]。龚晴和张昊^[36]研究表明,绝大多数护理专业学生认同照顾抑郁症患者的价值,且认为识别抑郁症患者是自己的义务。然而,对综合医院护士的调查发现,其回答“在临床过程中经常对患者进行系统的精神状态评价”“经常鼓励、安慰患者勇敢面对疾病”等类似条目时得分较低^[11]。上海、北京、长沙3个城市居民的调查发现,受试者首选的求助方式是选择心理咨询,而选择看精神科的人数较少^[24],这一结果与符勤怀等^[23]对非医学大学生的调查结果相似。对医学生的调查发现,SDS得分 ≥ 53 分的群体处理方式排名前2位的分别是学校心理咨询和就医,后2位是不做出反应和向亲友寻求帮助^[15]。根据上述内容可以看出,抑郁症知晓率调查使用的

问卷在知识、态度与行为3个部分方面虽有明确区分,但少数条目难以界定究竟归类于哪个部分,如受试者面对抑郁症时的求助方式既可以视作知识调查,也可以视作行为调查;部分研究将其中两部分相结合,如将态度相关条目囊括在知识部分中。

三、现有抑郁症知晓率问卷存在的问题及不足

通过查阅现有抑郁症知晓率调查问卷,发现当前问卷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1)尽管现有问卷在抑郁症相关知识方面的条目较为全面,但在态度和行为方面的条目存在欠缺,并非所有问卷都包含了态度和行为相关条目。分别对抑郁症知晓率知识、态度、行为3个方面内容均涉及的调查问卷相对较少。(2)尽管部分研究进行了态度调查,但并未阐明调查问卷态度部分具体内容,这给汇总不同研究的态度调查条目带来了困难。(3)虽然多数问卷包含了对抑郁症应对方式的调查,但具体的条目内容尚有待完善。杨雪岭等^[47]研究指出,自我调节对情绪健康具有重要影响,问卷中可以涵盖自我调节方面的内容。此外,抑郁症预防知识仅在少数问卷中得到体现,然而公众对此内容的知晓率较低(仅为8.5%)^[37]。因此,应将预防知识纳入所有问卷中,以提高居民对抑郁症预防的认识。(4)双相抑郁的患者与单相抑郁症状相似度高,导致误诊率持续较高^[48]。因此,为加强抑郁症鉴别知识普及,应将双相情感障碍的临床症状识别相关条目(如躁狂相发作等)纳入抑郁症知晓率调查。

四、开展抑郁症知晓率调查重要性及展望

健康教育旨在通过普及健康知识、形成健康态度、促使健康行为改变,达到提高受教育者健康意识和健康素养水平的目的。目前,健康教育干预已在健康管理领域得到广泛应用,涵盖肿瘤^[49]和慢性病患者^[50]等人群,也逐渐扩展至精神健康领域。考虑到健康教育的这些特点,抑郁症知晓率调查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健康教育方式。通过问卷调查向受试者传达相关知识,使其了解自身知识薄弱处,同时熟悉正确应对态度和行为方式,可能有助于提高受试者的抑郁症知晓率水平。多项研究指出,健康教育有助于提高人群对抑郁症的认知水平,形成正确应对态度^[51],这对缓解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状,改善治疗依从性具有积极作用^[52-53]。在实施健康干预之前,有必要了解抑郁症知晓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以便针对重点人群制订干预策略。研究发现,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经济水平等因素与抑郁症知晓

率水平密切相关^[22, 24, 34, 37]。因此,可以针对上述影响因素进行重点干预。

当前我国居民的抑郁症知晓情况并不理想。现有调查显示,不仅非精神科医务人员和医学相关专业学生需要接受专业培训,普通居民、非医学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等同样需要接受健康教育干预,以提高整体人群的抑郁症知晓率水平,帮助其形成应对抑郁症的良好态度,进而提高抑郁症识别能力,促进求助行为的发生,最终达到降低抑郁症发病率或改变疾病结局,减轻抑郁症所造成的疾病负担的目的。因此,如何准确评估人群抑郁症知晓率,根据结果提供相应干预措施显得至关重要。目前,抑郁症知晓率主要通过问卷调查的形式获取。现有的抑郁症知晓率调查使用的问卷调查对象包括非精神科医务人员、普通居民、在校大学生、抑郁症患者等不同人群,问卷内容主要涵盖知识、态度、行为3个方面,并根据不同人员的特点设置相应的问卷条目。通过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可以得出知晓率水平的影响因素,为下一步实施健康教育干预提供参考依据。然而目前尚无经过系统验证且能够统一准确评价抑郁症知晓率的评估工具,涵盖预防知识的抑郁症知晓率问卷较少。因此,建议在编制抑郁症知晓率问卷时,重点从预防方面出发,围绕预防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展开调查,以提高受试者的预防知识水平,促使其选择正确的预防行为,进而降低抑郁症患病率或改变疾病进展。综上所述,未来需要基于科学可靠的理论模型和方法,开发符合不同人群特点的抑郁症知晓率问卷,达到初步健康教育的目的,为深入健康教育和提高人群抑郁症知晓率水平提供依据。

利益冲突 文章所有作者共同认可文章无相关利益冲突

作者贡献声明 文献检索、论文撰写为秦妍舒,选题设计、论文架构为秦妍舒、闫芳、翟倩,论文审校、修订为闫芳、翟倩、王刚

参 考 文 献

- [1] Bull FC, Al-Ansari SS, Biddle S, et al.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0 guidelines on physical activity and sedentary behaviour[J]. Br J Sports Med, 2020, 54(24): 1451-1462. DOI: 10.1136/bjsports-2020-102955.
- [2] GBD 2019 Mental Disorders Collaborators.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burden of 12 mental disorders in 204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1990-2019: a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the Global Burden of Disease Study 2019[J]. Lancet Psychiatry, 2022, 9(2): 137-150. DOI: 10.1016/S2215-0366(21)00395-3.
- [3] Malhi GS, Mann JJ. Depression[J]. Lancet, 2018, 392(10161): 2299-2312. DOI: 10.1016/S0140-6736(18)31948-2.

- [4] Huang Y, Wang Y, Wang H, et al. Prevalence of mental disorders in China: a 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 study[J]. *Lancet Psychiatry*, 2019, 6(3): 211-224. DOI: 10.1016/S2215-0366(18)30511-X.
-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探索开展抑郁症、老年痴呆防治特色服务工作的通知[EB/OL]. (2020-08-31) [2025-08-01].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09/11/content_5542555.htm.
- [6] 陈均恒.吉林省高校学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现状及影响因素探析[D].长春:长春中医药大学, 2021.
- [7] 季磊君,姜雅琴,介勇.上海市虹口区家庭医生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调查分析[J].社区医学杂志, 2021, 19(18): 1092-1095. DOI: 10.19790/j.cnki.JCM.2021.18.02.
- Ji LJ, Jiang YQ, Jie Y. A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family doctors in Hongkou District of Shanghai city[J]. *J Community Med*, 2021, 19(18): 1092-1095.
- [8] 严保平,李建峰,栗克清,等.城市与农村普通人群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及对精神疾病的态度[J].现代预防医学, 2014, 41(9): 1636-1639.
- Yan BP, Li JF, Li KQ, et al. Investigation of the awareness rate for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bout mental illness in urban and rural general population[J].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2014, 41(9): 1636-1639.
- [9] 严保平,王海龙,吕华.不同工作年限社区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晓率及对精神疾病的态度[J].神经疾病与精神卫生, 2019, 19(6): 598-603.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19.06.013.
- Yan BP, Wang HL, Lyu H. Level of awareness and the attitude toward mental illness in the community medical staff with different lengths of service[J].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and Mental Health*, 2019, 19(6): 598-603.
- [10] 程嘉,原岩波,文炳龙,等.北京市社区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1): 18-22.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6.01.004.
- Cheng J, Yuan YB, Wen BL, et al. A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of community medical staffs in Beijing[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16, 30(1): 18-22.
- [11] 吕菲,曹新妹,徐晓伟.二级综合医院护士老年抑郁症知行信行调查与分析[J].上海护理, 2021, 21(4): 26-30. DOI: 10.3969/j.issn.1009-8399.2021.04.006.
- Lyu F, Cao XM, Xu XW. KAP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geriatric depression among nurses in secondary general hospitals[J]. *Shanghai Nursing*, 2021, 21(4): 26-30.
- [12] 姜杨,黄金文,徐瑾.综合性医院护士抑郁症知识知晓率的调查[J].护理与康复, 2009, 8(7): 558-559. DOI: 10.3969/j.issn.1671-9875.2009.07.006.
- Jiang Y, Huang JW, Xu J. Investigation on awareness of depression for nurses in general hospitals[J]. *Nurs Rehab J*, 2009, 8(7): 558-559.
- [13] Mulango ID, Atashili J, Gaynes BN, et al.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regarding depression among primary health care providers in Fako division, Cameroon[J]. *BMC Psychiatry*, 2018, 18(1): 66. DOI: 10.1186/s12888-018-1653-7.
- [14] Almanzar S, Shah N, Vithalani S, et al. Knowledge of and attitudes toward clinical depression among health providers in Gujarat, India[J]. *Ann Glob Health*, 2014, 80(2): 89-95. DOI: 10.1016/j.aogh.2014.04.001.
- [15] 原子莉,平卫伟,孙国茜,等.医学生抑郁症认知情况及应对方式调查分析[J].长治医学院学报, 2022, 36(2): 92-96. DOI: 10.3969/j.issn.1006-0588.2022.02.004.
- Yuan ZL, Ping WW, Sun GQ, et al. Analysis of medical students' cognition and coping styles of depression[J]. *Journal of Changzhi Medical College*, 2022, 36(2): 92-96.
- [16] 邵静,许冬梅,吴艳,等.北京市护士抑郁症相关知识及态度的调查研究[J].中国护理管理, 2016, 16(1): 13-17. DOI: 10.3969/j.issn.1672-1756.2016.01.005.
- Shao J, Xu DM, Wu Y, et al.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Beijing-based nurses' knowledge and attitude about depressive disorder[J]. *Chin Nurs Manag*, 2016, 16(1): 13-17.
- [17] 吴海苏,徐勇,徐一峰,等.上海市社区医生对老年抑郁症态度和知识的问卷调查[J].上海精神医学, 2007, 19(6): 341-344. DOI: 10.3969/j.issn.1002-0829.2007.06.006.
- Wu HS, Xu Y, Xu YF, et al. Doctors' knowledge and attitudes towards geriatric depression in community health center in Shanghai[J]. *Shanghai Archives of Psychiatry*, 2007, 19(6): 341-344.
- [18] 黄亚林,李小麟,王定玺.118例抑郁症患者住院知识状况及健康教育需求调查[J].护理学报, 2015, 22(8): 40-42. DOI: 10.16460/j.issn1008-9969.2015.08.040.
- Huang YL, Li XL, Wang DX. Hospitalization knowledge and health education need of depressed patients[J]. *J Nurs*, 2015, 22(8): 40-42.
- [19] 何娟.老年抑郁症患者抑郁症疾病知识问卷编制及初步应用[D].沈阳:中国医科大学, 2022.
- [20] 雷黎,陆强,刘敏东,等.南宁市社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心理健康素养知识知晓率情况分析[J].中国社区医师, 2022, 38(8): 148-150. DOI: 10.3969/j.issn.1007-614X.2022.8.QKBJ BD2022022090900001397.
- Lei L, Lu Q, Liu MD, et al. Analysis on awareness rate of mental health literacy knowledge of patients with severe mental disorders in Nanning community[J]. *Chinese Community Doctors*, 2022, 38(8): 148-150.
- [21] 陈淑宝,吴秋霞,王绪铁,等.精神科照料者的抑郁症及广泛性焦虑症知识知晓状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8, 32(11): 923-925.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8.11.007.
- [22] Tesfaye Y, Agenagnew L, Anand S, et al. Knowledge of the community regarding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BMC Psychol*, 2021, 9(1): 106. DOI: 10.1186/s40359-021-00607-5.
- [23] 符勤怀,韩智超,梁东标,等.非医学大学生抑郁症相关知识、态度和行为现况调查[J].广东医学, 2023, 44(10): 1309-1312. DOI: 10.13820/j.cnki.gdyx.20225509.
- Fu QH, Han ZC, Liang DB, et al. Survey 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f depression in non-medical college students[J]. *Guangdong Medical Journal*, 2023, 44(10): 1309-1312.
- [24] 王琰,何燕玲,王静夷,等.上海和北京及长沙三个城市焦虑障碍和抑郁症的大众知晓度调查[J].中华精神科杂志, 2015, 48(4): 220-226. DOI: 10.3760/cma.j.issn.1006-7884.2015.04.007.
- Wang Y, He YL, Wang JY, et al. Public knowledge and attitude towards anxiety disorder and depression in Shanghai, Beijing and Changsha[J]. *Chin J Psychiatry*, 2015, 48(4): 220-226.
- [25] 孙霞,李献云,费立鹏.中国北方两地城乡居民常见精神卫生知识知晓情况现况调查[J].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09, 23(10): 729-733, 741.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09.10.019.

- Sun X, Li XY, Fei LP. A cross-sectional survey of the awareness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s among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Northern China[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09, 23(10): 729-733, 741.
- [26] 胡号应, 颜瑜章, 陈力鸣, 等. 广州市城乡居民的心理健康知识知晓率及对精神疾病的态度[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2, 26(1): 30-35. DOI: 10.3969/j.issn.1000-6729.2012.01.007.
- Hu HY, Yan YZ, Chen LM, et al. Knowledge about mental health and attitude to mental disorder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in Guangzhou[J]. Chinese Mental Health Journal, 2012, 26(1): 30-35.
- [27] 刘竞, 闫芳, 马辛, 等. 北京市 55 周岁及以上人群精神障碍防治知识知晓率[J]. 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 2013, 21(11): 1626-1628. DOI: 10.13342/j.cnki.cjhp.2013.11.052.
- Liu J, Yan F, Ma X, et al. Awareness about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knowledge of common mental disorder in over- 55-years- old population in Beijing[J]. China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3, 21(11): 1626-1628.
- [28] 卢艳, 曾庆枝, 赵晓光, 等. 上海嘉定区老年人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状况调查[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8, 45(3): 487-490. DOI: 10.13479/j.cnki.jip.2018.03.029.
- Lu Y, Zeng QZ, Zhao XG, et al. Survey on the cognition of mental health among elderly people in Jiading District[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8, 45(3): 487-490.
- [29] 王砚华, 崔炳喜, 杜长军, 等. 天津市城市居民对抑郁症的认识和态度调查[J]. 临床护理杂志, 2010, 9(3): 2-4. DOI: 10.3969/j.issn.1671-8933.2010.03.001.
- Wang YH, Cui BX, Du CJ, et al. Investigation of public's cognition and attitude towards depressive disorder in Tianjin[J].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010, 9(3): 2-4.
- [30] 曾成姚, 林代琼, 李长英, 等. 公务员抑郁症知识知晓程度与抑郁发生的相关性分析[J]. 当代护士(上旬刊), 2021, 28(3): 24-26. DOI: 10.19791/j.cnki.1006-6411.2021.07.010.
- Zeng CY, Lin DQ, Li CY,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knowledge and depression in civil servants[J]. Modern Nurse, 2021, 28(7): 24-26.
- [31] Levav I, Kohn R, Montoya I, et al. Training Latin American primary care physicians in the WPA module on depression: results of a multicenter trial[J]. Psychol Med, 2005, 35(1): 35-45. DOI: 10.1017/s0033291704002764.
- [32] Ayano G, Assefa D, Haile K, et al. Mental health training for primary health care workers and implication for success of integration of mental health into primary care: evaluation of effect on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ractices (KAP) [J]. Int J Ment Health Syst, 2017, 11: 63. DOI: 10.1186/s13033-017-0169-8.
- [33] Turki Y, Saleh S, Albaik S, et al. Assessment of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KAP) among UNRWA* health staff in Jordan concerning mental health programme pre-implementation: a cross-sectional study[J]. Int J Ment Health Syst, 2020, 14: 54. DOI: 10.1186/s13033-020-00386-3.
- [34] 张晓. 医学生抑郁状态、抑郁障碍心理健康素养现状及其心理健康教育干预效果初探[D]. 南宁: 广西医科大学, 2013.
- [35] 杨子蕙. 某高校本科生抑郁检出率及其抑郁症知信行现况研究[D]. 郑州: 郑州大学, 2020.
- [36] 龚晴, 张昊. 上海市高校护理专业学生对抑郁症的知信行调查[J]. 实用预防医学, 2020, 27(5): 627-629. DOI: 10.3969/j.issn.1006-3110.2020.05.033.
- [37] 马蕴宜, 刘芳, 黄森, 等. 北京某社区居民抑郁症防治知识知晓情况调查[J]. 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2012, 29(4): 269-271. DOI: 10.3969/j.issn.1673-5625.2012.04.018.
- Ma YY, Liu F, Huang S, et al. Survey on Beijing residents' knowledge of preventing and treating depression[J]. Chinese Journal of Social Medicine, 2012, 29(4): 269-271.
- [38] 杨清艳, 牛雅娟, 杨少杰, 等. 中国北方两地居民对常见精神疾病知晓情况的调查[J]. 四川精神卫生, 2014, 27(6): 490-494. DOI: 10.11886/j.issn.1007-3256.2014.06.003.
- Yang QY, Niu YJ, Yang SJ, et al. Survey of the awareness of common mental illness among residents from two cities in northern China[J]. Sichuan Mental Health, 2014, 27(6): 490-494.
- [39] 齐雪君, 曾庆枝, 缪菊明, 等. 上海市居民精神卫生知识知晓度调查: 2011—2013 年变化[J]. 中国神经精神疾病杂志, 2018, 44(10): 594-599. DOI: 10.3969/j.issn.1002-0152.2018.10.004.
- Qi XJ, Zeng QZ, Miu JM, et al. Mental health literacy among residents in Shanghai: change in 2011-2013 [J]. Chin J Nerv Ment Dis, 2018, 44(10): 594-599.
- [40] 徐妹, 张国芳, 周卿, 等. 上海市徐汇区某社区老年人群及其照料者精神卫生知识知晓率调查[J]. 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2013, 27(4): 17-19. DOI: 10.3969/j.issn.1001.568X.2013.04.0006.
- Xu M, Zhang GF, Zhou Q, et al. Groups of older persons and their caregivers in a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rate survey in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City[J]. Chinese Primary Health Care, 2013, 27(4): 17-19.
- [41] 吴婉云, 李娜玲, 陈秀革. 广州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医务人员精神卫生知识调查[J]. 现代预防医学, 2015, 42(22): 4126-4129.
- Wu WY, Li NL, Chen XG. Research on the awareness of mental health knowledge among medical staffs in community health service institutions in Guangzhou[J]. Modern Preventive Medicine, 2015, 42(22): 4126-4129.
- [42] James BO, Jenkins R, Lawani AO, et al. Depression in primary care the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 of general practitioners in Benin City, Nigeria[J]. South African Family, 2014, 54(1): 55-60. DOI: 10.1080/20786204.2012.10874176.
- [43] Pescosolido BA, Martin JK, Long JS, et al. "A disease like any other"? A decade of change in public reactions to schizophrenia, depression, and alcohol dependence[J]. Am J Psychiatry, 2010, 167(11): 1321-1330. DOI: 10.1176/appi.ajp.2010.09121743.
- [44] Levav I, Shemesh A, Grinshpoon A, et al. Mental health-related 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 in two kibbutzim[J]. Soc Psychiatry Psychiatr Epidemiol, 2004, 39(9): 758-764. DOI: 10.1007/s00127-004-0811-z.
- [45] Alanazi A, Alsharif S, Alzahrani Z, et al. Knowledge and practice of depression management among primary healthcare physicians[J]. J Family Med Prim Care, 2022, 11(6): 2442-2447. DOI: 10.4103/jfmpc.jfmpc_2083_21.
- [46] 罗小阳, 王绪铁, 廖艳辉, 等. 综合医院医师对抑郁症知识的知晓调查[J]. 国际精神病学杂志, 2015, 42(2): 1-5.
- Luo XY, Wang XZ, Liao YH, et al. Literacy about depression in doctors in general hospital[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sychiatry, 2015, 42(2): 1-5.
- [47] 杨雪岭, 张桥芬, 王慧琪, 等. 自我调节失败与抑郁和焦虑症状的关系: 纵向追踪研究[J].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23, 21(1): 116-122. DOI: 10.12139/j.1672-0628.2023.01.017.

· 综述 ·

外侧隔核参与调控焦虑样行为的研究进展

郭雅妮 魏超君

730000 兰州, 甘肃中医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郭雅妮); 730000 兰州, 甘肃省人民医院临床研究与转化医学研究所(魏超君)

通信作者: 魏超君, Email: weichaojun-GSPH@Hotmail.com

DOI: 10.3969/j.issn.1009-6574.2025.08.009

【摘要】 焦虑障碍是全球范围内最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 其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 可能与遗传、神经生物学变化、环境以及心理社会等因素的相互作用密切相关。外侧隔核作为边缘系统的重要部分, 整合了与情绪、动机和奖赏相关的多种信息, 在调控焦虑样行为中的作用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现就外侧隔核参与调控焦虑样行为的机制进行综述, 旨在阐明焦虑障碍的相关神经机制及其潜在作用靶点, 并为预防和治疗焦虑障碍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 焦虑障碍; 外侧隔核; 神经机制; 综述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360236); 甘肃省自然科学基金(23JRRA1299); 甘肃省人民医院科研项目(22GSSYD-57); 甘肃省科技重点研发项目(24YFFA031)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involvement of the lateral septum in regulation of anxiety-like behaviors

Guo Yan, Wei Chaojun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Gansu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Lanzhou 730000, China (Guo YN); the Institute of Clinical Research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 Gansu Provincial Hospital, Lanzhou 730000, China (Wei CJ)

Corresponding author: Wei Chaojun, Email: weichaojun-GSPH@Hotmail.com

【Abstract】 Anxiety disorders are among the most prevalent mental health conditions globally, and their underlying mechanisms remain incompletely understood. The general consensus is that the etiology of anxiety

- Yang XL, Zhang QF, Wang HQ,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f-regulatory failure and depression, anxiety symptoms: a longitudinal follow-up study[J]. Studies of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2023, 21(1): 116-122.
- [48] 曾灿, 廖素群, 蒲唯丹. 单相抑郁与双相抑郁的临床及神经影像差异[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31(2): 310-314.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3.02.010.
- Zeng C, Liao SQ, Pu WD. Clinical and neuroimaging distinction between unipolar depression and bipolar depression[J]. Chinese Journal of Clinical Psychology, 2023, 31(2): 310-314.
- [49] 王送, 宋志华, 魏琳琳. 知信行健康教育模式干预在甲状腺癌术后患者中的应用效果[J]. 癌症进展, 2023, 21(14): 1575-1578, 1613. DOI: 10.11877/j.issn.1672-1535.2023.21.14.17.
- Wang S, Song ZH, Wei LL. Application effect of knowledge, attitude, and performance health education model intervention in postoperative patients with thyroid cancer[J]. Oncology Progress, 2023, 21(14): 1575-1578.
- [50] 冯婉婷, 戚以勤. 知信行模式在 2 型糖尿病患者健康教育中的应用效果[J]. 全科口腔医学电子杂志, 2017, 4(11): 53-54. DOI: 10.3969/j.issn.2095-7882.2017.11.032.
- Feng WT, Qi YQ. The effect of the communication model in the health of education in patients with type 2 diabetes mellitus[J]. General Journal of Stomatology, 2017, 4(11): 53-54.
- [51] 于康英, 陈哲. 健康教育知信行模式对大学生抑郁症防治的应用研究[J]. 智慧健康, 2018, 4(27): 27-28. DOI: 10.19335/j.cnki.2096-1219.2018.27.014.
- Yu KY, Chen Z. Study on the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 to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of de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J]. Smart Healthcare, 2018, 4(27): 27-28.
- [52] 苏慧, 张华东. 知信行模式干预对首发抑郁症患者的效果对照研究[J]. 护理实践与研究, 2018, 15(9): 7-9. DOI: 10.3969/j.issn.1672-9676.2018.09.003.
- Su H, Zhang HD.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effect of 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 mode intervention on patients with first-episode depression[J]. Nurs Prac Res, 2018, 15(9): 7-9.
- [53] 沈妃, 何国琪, 严焕然, 等. 知识-信念-行为模式训练对抑郁症药物治疗患者服药依从性、抑郁程度、生活质量影响研究[J]. 中国现代医生, 2021, 59(35): 91-94. DOI: 10.3969/j.issn.1673-9701.2021.35.zwkjzml-yysw.202135023.
- Shen F, He GQ, Yan HR, et al. Study on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belief-behavior pattern training on medication compliance, depression degree and quality of life in the patients with depression taking medication[J]. China Modern Doctor, 2021, 59(35): 91-94.

(收稿日期: 2024-08-01)

(本文编辑: 王影)